

# 卷十九

書名 淮南鴻烈解二十七卷  
 明王元賓刊本  
 撰者 漢 劉安 撰，漢 許慎 注  
 卷 卷十九  
 內容分類 子-雜家-雜學-前漢  
 索書號 倉石文庫:30260  
 編號 30234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3023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倉石文庫:3026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淮南鴻烈解二十七卷 明王元賓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淮南鴻烈要畧問詁卷之二十八

太尉祭酒許慎記上蕃王元賓校梓

要畧  
凡鴻烈之書二十篇畧數其要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

夫作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也通諸理雖未能袖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之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純樸太素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為之辭博為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十

有倣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冥覽有精

其財深鑿高壘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貧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八終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九

太尉祭酒許慎記上蕃王元賓校梓

記論訓上

傳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為化太歸於一故曰記論因以題篇

古者有鑿而繼領以王天下者矣

古者蓋三皇以前也鑿頭着毳鑿帽言未

知制冠也繼領皮衣屈而鉄之如今胡家常襲反而不辱刑措不用也予而不奪予子無財也不奪無所敵求於民也天下不非

其服同懷其德非猶譏也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

節萬物蕃息政不害生鳥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

羈而從也從猶牽也豈必衰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

謂方輿之衣如今吏人之左衣也博帶大帶詩云垂帶若厲句襟令之曲領曲領衰衣也委委兒冠章甫亦冠

之名也。古者民澤處復穴。處居也。復穴重窟。一說穴毀。隄防岸岸之中以為窟室也。

冬日則不勝霜雪。夏日則不勝暑熱。昏室。昏讀詩云言來其商之商。

也。聖人乃作。作起也。為之築土構木以為宮室。構架也。謂材木。

相乘架也。上棟下宇以蔽風雨。棟屋樑也。宇屋之垂。以避寒暑而

百姓安之。安樂也。伯余之初作衣也。伯余黃帝臣也。世本曰伯余制衣裳。

一曰伯余黃帝綵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綵讀恬然不

動之恬後世為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捨形

御寒。捨蔽御止。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剡利也。耨耜屬也。蜃大蛤。

摩令利用之耨木鉤而樵。抱甄而汲。鉤鑷也。甄讀濟陰

將除苗穢也武武今交州曰小武民勞而利溥。後世為之耒耜耨鉏。

斧利而樵。桔臯而汲。樨讀日。樨讀日。樨謂之僅所以覆種也。三民逸而利

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為窬木

方版以為舟航。窬空也。方並也。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

運所有乃為鞞驕而起千里。肩負僂之勤也。鞞驕鞞鞞也。勤勞也。

而作為之操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我負

不勞也。為鷲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為

之鑄金鍛鐵以為兵刃。猛獸不能為害。以兵刃備之。故

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名以其所

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循

也。當時之不可改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

改之故曰不可改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

改之故曰不可改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

婚禮不稱主人當婚者之身不稱其舜不告而娶非禮

也堯知舜賢以二女妻舜不告父兄項常欲殺舜舜知告則不得娶也不孝莫大於無後故孟子曰舜不告

耳猶告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禮三十而娶

左行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子於右行二十而娶者

立於已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共男子自己教左行十得實故人十月而生於

寅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己教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也伯邑考武王兄癸長立聖夕

廢伐嫡聖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歲星十二歲而

人之權耳而備故國君十三歲而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夏后氏

國朋也不從故詐也上句言之宜伯邑考娶也夏后氏

賓於阼階之上禮飯于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階

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殯於棺之間也

葬於墓也於阼階猶在般人殯於兩楹之間也

主位求忍必實道遠之也

於堂上兩柱之間實主共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以實此禮之不同

者也有虞氏用瓦棺有虞氏舜世也夏后氏聖周夏后

世無棺槨以瓦廣二尺長四尺般人用槨用槨為槨厚

則身累之以蔽土曰聖周也般人用槨用槨為槨厚

制周人牆置翼此葬之不同者也周人兼用棺槨故牆

文挿置挿車箱以為飾多少夏后氏祭於閭於室中

之差各從其爵命之數也夏后氏祭於閭於室中

般人祭於陽於堂上日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於日出時

朝者庭也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堯樂也舜九韶舜

也書曰蕭韶禹大夏禹樂也湯大濩湯樂也周武象武

樂也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五

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

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

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桀。護

之所周者也。桀方也。護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為之

練冠。故有慈母之服。慈母者父所命養已者。此大夫之

月。昭公獨練。言其妻士之妻。謂之女母。禮為總麻。三

記禮之所由興也。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

夫人之禮。陽侯。陽陵國侯也。蓼侯。皐陶之後。偃姓之國

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美艷。因殺蓼侯而先王之制。不

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

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聖人能作禮樂。治國有

常而利民為本。不要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經常也。苟

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循舊也。傳曰。循

也。夫夏商之衰也。不廢法而亡。亡謂桀紂。三代之起

也。不相襲而王。三代禹湯武。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

化。易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

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循隨也。俗常也。百川異源。

而皆歸於海。以海為宗。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業事也。以治為

要也。王道缺而詩作。詩所以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

春秋。所以絕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

不由禮義也。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

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為古之

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德其言；聞德其言，不若

得其所言。言得其所，未言時本意，得其所言者，言弗能

言也。雖得之，口不能以言，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深隱

幽冥，不可道也。猶聖人言，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專斷事

無由已，請以後行，身若不勝，和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

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恐失之。而將不能勝之，恐失

之，慎至也。洞讀，挺相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

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籍，圖籍也。

或作平夷狄之亂，夷狄，滑夏也。誅管蔡之罪，蔡，叔周公兄

弟也。二叔監放而導紂子，祿父為流言，欲以負衆而朝

諸侯，言南面也。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失之於心

威動天地，聲懾海內。四海之內，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

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致，猶歸也。北面，委王

帛之質，執請而後為復，而後行。每事必無擅恣之志，無

伐矜之色，不自矜其功勞也。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

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况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

以其位達其好憎，所好憎，以其寵位行其威勢，供嗜

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

亦明矣。故曰：不能中權，推則因事制宜，不失中道也。

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

淮南子卷之十九

琴瑟每絃改調金石鍾聲也故曰調而不更琴瑟絃故有數急往有前却故調事亦如之也

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言法制禮

治之基耳非所以為治也治在其人之德猶弓矢射之具也非能必中也中在其人之功也故仁以為

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身才而時

省其用雖日變可也言人能考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善者而崇用之不必循常故曰雖

日變可也唯仁義不可改耳故萬世不更矣天下豈有常法哉於其宜當於

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合

也祥順也古者人醇工麗商撲女重醜厚不虛華也工

不為詐也女重麗氣堅緻也商撲

貞正無邪也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

衰民俗益薄欲以撲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鑄街

也鑄街口中中央鐵大如雞子中黃所

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無制令結唐虞有制令而

無刑罰有制令煥乎其有文章也其政常夏后氏不負

言而殷人誓以言語要周人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

信也逮至當今之世謂此書時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

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為諸

侯而耕天下高之伯成子高蓋堯時人也今之時人辭官

而隱處為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

柔無擊脩戟無別槽柔木矛也無擊無鐵刃也刺晚世

之兵隆衝以攻渠檐以守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

壞之渠漸也一曰渠甲名也

國語曰奉文梁之甲是連弩以射銷車以闢連弩通一絃以牛挽之以牙着左右為機關發

之曰銷車銷讀絙銷之銷也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

二毛黃口幼也二毛有白髮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

者子伯成今之所以為辱也為鄉邑下也古之所以為治者今

之所以為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

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不能及神農伏羲舜干戚而服有

萬舜之初有苗叛舜執干戚而無於兩階之間有苗服從之以德化懷來也然而征伐者不

能釋甲兵而制疆暴不能忍舜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

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夫聖人

作法而萬物制焉制猶從也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

拘猶檢也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

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

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擣道

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變改三代之禮不

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循隨知法治所由生則

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

時變禮義與俗易為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

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柄而周負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

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

也不能行但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

言之而已



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馬狗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聽受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故能。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精氣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信。言剛柔寬相濟也。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木源也。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為。虜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

不剛。惟望。故聖人必身體之。體行夫脩而不橫。短而不

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

不廢。推猶移也。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縱

刑推則零。零則無親。虐害也。喜害人人無親之。昔者齊簡公釋其國

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簡公悼公陽生之子任也。一將德不解曰簡大臣陳或子也。將

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黨群。故使陳成田

常鷓夷子皮得成其難。難後簡公之難。使呂氏絕祀。太公姓呂簡公其後

也。絕祀陳氏代之。而陳氏有國者。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

而好罰。于陽鄭君也。一曰鄭相。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

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獬狗之驚。以殺子陽。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獬狗。

也。絕祀陳氏代之。而陳氏有國者。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獬狗之驚。以殺子陽。

以亂擾舍人因之以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

殺子陽畏其嚴也柔懦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於為柔懦此

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

所定趨安定也趨歸也壁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

鬱而無轉鬱連也轉讀傳譯之傳也清之則熇而不調熇悴也及至

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三人皆善謳侯同曼聲之歌善歌

一曰曼長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

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即為

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

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

見髮故魏兩用樓翟兵起而亡西河魏文侯任樓翟兵起不用他賢秦伐

喪其西河之地滑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滑讀汶水之後代呂

氏為齊侯也春秋之後僭號稱王淖齒楚將齊為臣

滑王無道淖齒殺之羅其筋懸廟門之梁三日死見戰

國策也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玉望

太公呂尚也善用兵謀奭召康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

公善用民物有甘棠之歌也孫叔敖楚大夫遷賈伯盈子或夫弦

霸有術以御之也曰童子也任其賢故致於霸也夫弦

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

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非猶譏也兼愛上賢右鬼非

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揚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

祀肖父是以右鬼右猶尊也頃四時而全性保真不以

行是以非命皆揚子所不貴故非也

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全性保真謂不拔

為不以物累已身形也。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成唐虞三代之德。叔詩書。孔子之意。塞揚墨。滯辭。故非之也。

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

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比戶。奇肱脩脰。之

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丹穴南方當日下之地。太蒙西

南行武迹北面空同。戴勝極下之地。大夏在西方。比戶

在南方。奇肱修脰之民在西南方。凡此八者皆九州之

外。八寅之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

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比近論諸華也。彼遠論

八寅之所非而廢也。於諸華之所是華所非。八寅所是而行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

也。施宜禹之時。以五音聽治。禹顛頭後五世。絲之子也。

徵羽也。縣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古。為號曰教

寡人。以道者擊鼓。道和陰陽鼓一聲。諭寡人以事者振

鐸。鐸聲事者非一品。故振之音語寡人。以憂者擊磬。磬石也

亦急務有獄訟者。搖鞀。獄亦訟一辯於當此之時。一

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饋者食也。以勞天下之民。勞

憂也。勞讀勞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則才不足也。當此

不能達其善效致其才也秦之時。高為臺榭。大為苑囿。遠為

馳道。鑄金人。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

人以象之翁發適成。入芻橐。成守長城也。入芻橐。頭會

箕賦。輸於少府。頭會隨民口數。人青其稅。箕賦。似箕然

斂民財多取意也。少府官名。如今司農

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臨洮西之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縣是也東至

會稽浮石會稽山名也浮石隨水高下言不沒皆在遼西介一說會稽山在太山下封于太山禪於

會稽是也會稽作倉海南至豫章桂林豫章豫章郡桂林鬱林郡也北至飛狐

陽原飛狐蓋在代郡南飛狐山也陽原蓋在太原或曰代郡廣昌東五阮門是也道路死人

以溝量言溝滿也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

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漢高祖也舉天下之

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無道以伐

百姓之命祈之於皇天也當此之時天下雄雋豪英暴露于野澤才

千人為雋百人為豪萬人為英也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死而給

一曰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

言尚武也建至暴亂已勝勝暴亂也海內大定繼天之

業立武之功繼文王受命之業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

之魏冠高祖於新豐下作竹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

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鐘擊鳴鼓奏咸

池揚干戚周禮天子五路大路上路也王者功成作樂

春夏舞故撞鐘擊鼓咸池黃帝樂也一者功成作樂

者所執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疑懼也一世之間而

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

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

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隅曲室中之區隅言狹小八極

言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無所向則可以見四方，故曰無所不通。國之所

以存者，道德也。道德施行，民說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其化故國存也。理道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

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道也。堯舜禹湯文王皆王有天下，

下孟子曰：以德行仁，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

形也。孟子曰：惡死亡，樂不仁，不仁不義，故曰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徵成德有盛衰，風先萌焉。風氣也，萌見也，有盛德者謂

亡形者，雖成必敗。桀紂是也。夫夏之將亡，太史今終古

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湯滅之也。殷之將敗也，太史

令向藝先歸文王，其年而紂乃亡。武王滅之，故聖人之

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乃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

湯伐桀，禽於鳴條，武王誅紂，以甲子尅之。今謂疆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婦，皆能論之。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

晉之地擒智伯。智伯智，繇襄子無恤也。三晉智氏兼有韓魏，智伯帥韓魏之君圍趙襄子於晉陽。趙襄子

使張孟談與韓魏通謀韓魏反而擊之大破智伯  
之軍獲其首以為飲器故曰以三晉之地擒也

以大齊亡為淖齒所殺也田單以即墨有功燕伐齊而伐之得七十城唯即墨未

下田單以市吏率即墨市民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

以擊燕師破之故能有功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

智伯是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

也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于於大也得道之君雖小

王天下故曰亡在失道而不在于於小也無道之君雖小

弗革積必亡故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

于周也紂治朝歌在東文王國於岐周在西天乃眷然

周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

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

桀或作宮而不能自非其所以行之惡而悔不誅文

王於羹里悔恨也羹里今河內二君處疆大勢位修仁

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二君桀紂也當

勢不能自知所行之非也假令能修若上亂三光之明

仁義之道則湯武不敢生誅之謀也若上亂三光之明

下失萬民之心三光日月星辰也失雖微湯武孰弗能

奪也言遭人能奪之今不審其在已者而反備之于人

言不慎行己之德而乃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

反備天下之人來誅也

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

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疆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

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蓋已之所必奪是趨亡之道

也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五行山今太行山地在河內野王縣北也

也黨開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

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迴迂難也迴或作固固必也使

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來

伐我無為於五行之山使天下來此所以三十六世而

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滿滿而不溢也故曰能持滿也昔者周書

有言曰周史之書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相濟

上言者常也為君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謀權

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直躬楚葉縣人也葉公子高謂

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

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尺

六畜自來而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尾生魯人與婦人期於梁下水至溺

死也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

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以兵伐國不擊

鼓密声曰襲周者王城也公羊傳曰王城者河西周也今河南縣也鄭賈人弦高將西販

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

賓秦師而却之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酒肉曰饗牛羊曰犒芬其指犒也秦師曰行千里而

襲之遠主有備而師無繼不如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

信反為過誕反為功信為過者尾生是誕何謂失禮而

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於恭王中厥因而擒

之過而能改潘厓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子四

故曰恭也楚大夫篡晉取恭王衰讀恭王懼而失體威儀不如常坐不能起也

黃衰微舉足楚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

大夫載而行。失禮謂舉足楚君也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

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推蒼吾繞孔子時人以妻美好

親近曲顧之義是故聖人論事之有。曲直與之。屈伸偃

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席。非攝奪也。剛強

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投

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楚其體。

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

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連正也至其溺也。則捽

其髮而拯。捽升也出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

父。祝則名君。孟子曰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而况父兄

敬至也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

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適之道仁可與適道。未可以

立也。立德立言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

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忤逆不合也權因事制宜。權

義合於宜。適故合而後忤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

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偽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



中也。則無所周矣。於禮也。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

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

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結猶衆也。

猩猩知往而不知來。記曰。猩猩北方獸。名人而獸。身黃色。禮

走則知人。姓字此知往也。又嗜酒。人以酒搏之。飲

而不能息。不知當醉以擒其身。故口不能知來也。乾鶴

知來而不知往。此乾鶴也。人將有來事。憂喜之徵。則鳴

探其卯。故曰不知往也。乾讀此修短之分也。昔者萇弘

周室之執數者也。大義弘。周景王之數曆術。天地之氣。日月之行

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

死。范中行氏之難。以呼其君也。周繼氏與晉范氏世

八年。晉人讓周。周為殺萇弘。以也。韜躄羸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侯。然不自免於車

裂之患。蘇秦洛陽人也。羸說囊也。蓋步蓋也。蘇秦相趙

趙封之為武安君。初帶羸囊。擔步蓋。歷說萬乘

之君。合東山之從。利病之勢。無所不下。使諸侯服從。無

有不服。諾者。故曰服諾。諸侯不自免於車裂之患。說在

詮言之篇。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九終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



太尉祭酒許慎記上蕃王元賓校梓

汜論訓下

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

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偃王於衰亂之世脩行仁義不設武備楚王滅之故身死國亡

也七諫篇曰荆文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為之報怨

雪耻。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鏹而死。句踐

奮計報怨於吳王夫差獲千里之地而越王終已疑之賜其屬鏹以死也屬鏹利劍也一曰長劍割施鹿盧鋒

曳地屬鏹此皆達於治亂之機機要也而未知全性之

具者。故萇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